



# 金城明月

□ 刚杰·索木东

1994年的那场秋雨,绵绵长长下了几天。父亲带着我从甘南卓尼出发,乘坐一辆老旧的客车,沿着几座大山曲折的盘山公路,颠簸了十四个小时,在夜色朦胧里一头扎进兰州,来到西北师大数学系就读——那是我的第一次出门远行。

那个时候,往来于兰州和各县之间的班车,有些地方每天只发一班,在时断时续的柏油路上摇摇晃晃地缓慢行进中,足以体会旅途的漫长和省城的遥远。那个时候,西北师大每年只招收千把本科生、数十硕士生和三五博士生。来送我上学的先父刚逾不惑,父子俩在古朴典雅的校门下的合影里,意气风发。

自此而始,转瞬卅载,来来往往的奔波中,这座临水的城市和这所幽静的校园,始终给我以包容、滋养和无尽的馈赠。回首之间,在自己的成长和老去里,我亲历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从一个生硬撞入的陌生来客,到慢慢熟络的城市主人,沐浴一轮明月,管窥着这座城市隐藏的文化密码。

在我粗浅的认知里,历史纵深处的这座城市,有着许多的鲜为人知。

这里有位居祖国陆版图中央的地理优势,是内地通西域的第一门户丝路重镇金城锁钥,是汇集了洮河巨大水系的黄河穿城而过的唯一省会城市,是曾经为新中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重工业城市,是经久不衰的

高发行量杂志《读者》的诞生地……

在我粗浅的认知里,时光精彩处的这座城市,有着许多的璀璨无比。

作为秦始皇时代设县、汉武帝时代置郡、隋文帝时代首次设置“兰州”的地名肇始,黄河渡口上的金城或者兰州,不仅是古丝绸路上“联络四域、襟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沟通中西的军事要塞,更是联系起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雪域青藏的战略要冲,在漫长的历史烽烟中,这片土地,一直是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门户。从秦汉兴盛到魏晋割据,从隋唐流转到宋元对抗,再到新中国恢宏壮丽的发展史,这片土地始终呼应着黄河不息的涛声,激荡着西部刚烈的朔风,以跌宕的历史和厚重的文脉涵养着独特的气质。

在我粗浅的认知里,传说萦绕着的这座城市,有着许多的文明璀璨。

“两山夹一河”的狭长土地,那些来自远古的故事,宛若流云,遮掩着这座边城的神秘面容。源自敦厚大地的生物化石和精美陶片,诠释着黄河流域和洮河流域的文明源头;

剔透斑斑的青铜器皿上古老而神秘的符号,隐藏着耐人寻味的历史风烟,记录着这条大河汹涌澎湃的铿锵往昔。走出街头巷尾,在更辽远的大地上,沐浴马衔山的细雨和九州台的微风,尚能聆听到“大禹登台”的传说,畅想“九州形胜”的壮阔,寻觅封狼居胥的霍去病用铜鞭截出的“惠泉”“甘露泉”

“掬月泉”“摸子泉”“蒙泉”五眼泉水,邂逅一次次路过兰州走向西域通达欧亚的一位位使臣,就能用心体味几千年陇原文明浸透的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多元一体和相得益彰。自然,恰恰是这些云卷云舒的神话和天马行空的传说,细密地缝合着祖祖辈辈的情感诉求,补充了庄严端正的历史,勾勒出了文明璀璨的星空,开闢了后人不断演绎和无限创造的广阔天地。

当我们仰望星空的双眸,投到脚下这片土地的时候,坐落在兰州的几十所高等院校,就以各自迥异的学术气质,支撑起这座城市现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成为这座城市一张张鲜亮的名片,成为皋兰山下、黄河岸上的一颗颗明珠,映照出兰州一张张古老而青春的鲜明面容。

而如果你是一位心怀诗和远方的游子或者过客,回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就会看到,兰州,正在用独具一格的文学、诗歌和音乐,让你在长河落日的余晖里,仔细触摸内心深处那一缕久违的温暖和色彩。

散落在城市角角落落的作家和诗人们,操着南腔和北调,怀揣书卷和矜持相遇,高谈阔论或者沉默不语,深深拥抱或者四散而去,用一颗颗端正或者潦草的汉字,书写着大地和长空,记录着自己和周遭,不经意间,就和这座城市的历史融合在了一起。一曲异军突起的摇滚,几阙干脆清冽的民谣,就如突然打翻的那个杯盏,瞬间就能遭遇时光

的倒流,偶遇曾经的自己。那一刻,分明还是四季轮回的凌乱街口,还是温润人间的水车马龙,唯有大河之上半轮薄薄的月亮,照见过往和故人,照着来路和影子,也轻轻照进一首小诗的无限游廊里——

皋兰,贺兰,或者祁连都是山脉的名字古老的语言早已消散在风烟中了留下五眼清泉的少年英雄也已远去元代的白塔,伫立在迎风的山头俯瞰着世人的忙忙碌碌一只燕子飞过闹市里的白衣寺塔金城锁钥,四通八达如果往时光的更隐秘处漫溯甚至还能找到——

禹王治水的传说,九州览胜的高台层叠的关隘和城墙都消散在风烟中了名叫山字石的小巷尽头俯厚楼缝隙里的四合小院一只猫慵懒地醒在午后栖居这座城市三十年了依旧无法参透,身旁的这条大河浑厚沉默里蠕动着深意兰州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面容清朗,步履匆匆一遍遍穿越月色下静谧的大河就是在穿越,温润人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家居河之北。视线从我家南窗溜出去,横穿一条不长不宽的马路,就到了水边,山下。

大冬天,阳光长成了一位饱经风霜、温厚大方的老人,悄无声息地给屋子里装满阳光。阳光铺在家具上,如岁月的光辉照进生命的世界,柔软、温和,又生机勃勃。

我上看这房子的理由很简单:山有水。南面是山,北面还是山,水也在房子的南面。抬一下眼皮,就能看到葱郁的树。满山满坡的树,大多是洋槐,四季有不同的样子。春天的时候,洋槐花白似玉,似满山白雪。花开,花香跟着风扑过来,使劲往鼻子里钻,甜得啊,整个人沉醉老半天。偏有零星几树粉白的桃花,张扬在山坡上,挠心呢,让人无限向往。

春天总是惹人。家自然睡得远,偶尔,还有意外惊喜,让人高兴一整天。比如,清晨拉开窗帘,正好有只大鸟从窗前掠过。细一看,是一只灰白相间、脖子修长、体型优美的灰鹭。它舒展开优美的翅膀,在楼宇间优雅地滑过来,几乎要贴着我家的窗沿了。如果没有玻璃的屏障,我想跟它打声招呼,摸摸它好看的羽毛。

河对岸,一条公路从山背后伸过来,趴在河岸上,路上,车来车往。山斜斜的,朝东躺着,山与山之间,牵绊得紧,像娃娃闹腾,你挤我,我推你。

款款的河,从南边、从西边,以两种不同的姿态,汇聚到小区门前的河道里,水势一下子“磅礴”起来。

站在窗口,可以听到水声,看到阳光下河道里闪闪发光的“金子”。山水相依,山映着水,水装着山。

天气好的时候,太阳和风,都是可爱的样子。我提着水壶,侍弄我的花儿,得空看河道里嬉戏的孩童。正出神间,飞来一只长尾巴的灰雀儿,落在窗外的花架上,歪着脑袋,怯生生看着我。我屏息凝神,生怕

## 临河而居

□ 杨小梅

一个眼神吓跑它。它叨一嘴玻璃窗,试探一下我的反应,似乎确认我不会对它构成威胁,就开始啄我快要晒干的柿子。

我怎么办啊?小家伙,我是赶你走呢还是让你吃个够?犹豫间,这小家伙得寸进尺,大声呼喊着自己的同伴。叫声未停,一下子就飞来了五六只,抱起我的柿子,跑了。

有一年春天,我有事出去了一段时间。回家后,发现南窗外添了新成员:花架的窝角处,有一团草絮,草絮上面,一只斑鸠在抱窝!架上的花盆给鸟窝遮风挡雨,还能遮阴。一会儿,又飞来一只,是两口子吧?在它们交接的过程中,我看见窝里有两枚泛着青光的鸟蛋。它们在我家南窗安家后,我家的花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我不敢拉动窗扇,也不敢打开窗子给花浇水,唯恐一不小心,吓到它们,碰到它们。儿子用他好看的小茶杯,盛了水,我用菜碟装了米,都给了它们。不久后,它们的孩子出生了,叽叽喳喳,欢实得很。小斑鸠慢慢长大后,有一天中午回家,发现鸟窝是空的,心里竟怅怅的,不是味儿。

后来,河的对面盖起了高楼。透过南窗,只能看到半座山,半条水。半座山足够喜欢,半条水依然漂亮。春天也到了。

## 在官鹅沟

□ 杨阳

雨雾氤氲,安静而空灵  
这触手可及的美  
多像河岸边黑色,浅灰色的石头  
开着一层薄薄的白花  
它们,爱得浪漫而又坚定

风儿轻言细语,彼此心照不宣  
在官鹅沟,途经盛大辽阔的秋天  
对于一个心中有爱的人  
面对,所有细小的事物  
都有温暖的感动

一些绿已发芽  
一些花已开在心里

## 春天赶路脚步声

□ 潘硕珍

天虫吃桑叶的沙沙声  
如同春天赶路脚步声  
拥有悠闲时光的蚂蚁  
在绿地毯上踏青  
会哼几首民歌的蜜蜂  
没准能交上名叫桃花的朋友  
路边晒太阳的蒲公英  
冲谁绽放奶黄色的笑容  
跳进深潭的青蛙  
荡起一环套一环的涟漪  
惹得牛背上的横笛  
吹出一百只鸟的叫声

## 会啼叫的春风

□ 吴农荣

那么多鸟儿飞向山林  
只有你盘旋在田间  
生怕误了农时  
早早地唤醒春天

“布谷!布谷!”  
像祖辈的叮嘱,句句甘甜  
叫弯了村头的板桥  
叫落了茅嘴的雨水  
村庄从一声啼叫里  
迈开追赶季节的脚步  
犁铧从鸟语中  
翻开崭新的画卷

一只会飞的春风  
一只会叫的谷雨  
最懂父亲的脾气  
知道麦谷的滋味  
农家话、农家情、农家心愿  
被你一嗓子叫出



第 3238 期

风的方向

〔中国画〕

向阳作

## 苜蓿遍地

□ 邸士智

当河西走廊上第一缕春风吹来的时候,腾格里沙漠苏醒了。不几日,地上绿绿一片,其中苜蓿最为可人。

魏晋时期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说,苜蓿有苦味,没有毒,对人的脾胃有好处。元朝《农桑辑要》则更为详尽,初春吃味道好,调在汤里非常香。长成以后适宜喂马。最适合种在城区周围,方便人们食用。

《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大宛人爱喝葡萄酒,大宛人喜欢苜蓿,使臣带回种子,先种在肥地上,试验成功后在驿站旁边大量栽种。到宋代,苜蓿种植已经普遍,诗人梅尧臣的诗中便有一群黄牛吃苜蓿的画图。

苜蓿不是野草,是饲草,有“百草之王”之誉。清明之后,浇完水,苜蓿努力儿长,只需五天,已有指头长,宽宽的叶片,胖胖的嫩条。

苜蓿一年可长三茬,人们吃的是头茬芽。淘尽,滚水煮熟,最好攥一下水,撒盐,滴上醋,那滋味,那新鲜度,在这一时段,几乎无可比拟。几年前,我在乡下驻村,宿舍旁边是村民的大片苜蓿地,我们每天把吃新鲜苜蓿芽,不再满把挖,而是蹲在地里一根一根地掐,淘去灰尘直接入锅。当地人对苜蓿芽进行四季储备,滚水煮熟

后攥成菜团,保鲜袋密封冷冻保存,到冬天,摆到客人面前,谁还会“莫嫌贫舍无美味”?当年大文豪苏轼到朋友家做客,也是春天,朋友端来一盘苜蓿菜,苏轼埋头就吃。而今的一些主妇们会把苜蓿嫩芽拌上鸡蛋,和肉炒一下,做成馅包饺子,是一道特别的美食。

留在记忆里无法忘却的是母亲做的苜蓿芽黄米稠饭,黄黄的米,绿绿的苜蓿芽,还有几块亮亮的山药疙瘩,切上几个生萝卜菜,拌点油泼辣子,一家人围在桌前,“嘘”“呼噜”……现在想来,那是一家人幸福生活的声音。

苜蓿的小芽是苜蓿的精华。我们这里吃苜蓿卜拉不开天。苜蓿花苞待未开花之时,掐下花苞,淘尽,拌上面粉,放蒸屉入锅蒸熟,撒点盐,浇几滴滚沸的葱花香油,那个香真的挡不住。现在条件好,一旦碰到苜蓿卜拉,必须得来一碗。苜蓿卜拉是季节性食品,今年错过,又得一年。

今天,乡下大姐送来一袋新种的苜蓿芽,她还和我妻子一起动手,做出一锅苜蓿芽黄米稠饭,又撒盐醋放上第一个苜蓿芽盘子。还是黄黄的米,绿绿的芽,几块山药疙瘩沉浮其中,我蓦然感觉到,母亲的味道回来了……

## 春天的鸽子

□ 贾莹

付一定的银子作为购买鸽粮饲养鸽子的费用。那么为何官府要出资饲养这些鸽子呢?原来,它们是看守金库的守库鸽。夜深人静之时,若有人靠近金库,灵敏异常的鸽子必受到侵扰,鸽群顿时咕咕叫着引翅而飞,掀起如排天倒海一般的风涛,引得守库兵士的警觉,从而起到守库的作用。

鸽子的机敏或许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就像它们对季节的更迭,也有着自身的感知和仪式。

春天的鸽子,饱含着热烈的生命之火,在春风中盘旋出令人向往的轨迹。在我看来,鸽子飞行的路径似乎也是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在逆风中,它们的飞行呈波浪状,在天空上展示着优美的曲线,野鸽子的飞行多半是觅食或寻找栖息地,而受过训练的家鸽,除非是主人发出讯号,不然可以连续盘旋飞行百来分钟不落脚。放飞的鸽子,一路哨响,以优美的姿态划过蓝天。“这个叫白条儿,那个叫蓝鳞鱼,我一直看着它们飞,这样才能掌握它们的状态,调整训练的强度。”鸽子的主人如数家珍,训练有方。

春天,鸽群齐飞,鸽哨如风笛般低吟,这是一曲由天空乐队奏响的咏叹调。鸽群从一幢楼滑翔到另一幢楼,那紧收的尾翼和扩展的双翅组成一个明显的倒三角形,像极了极限运动中的滑翔翼。人类驯化成功并能提供功能需求的飞禽屈指可数,

鸽子算是其中一种。在古代,飞鸽传书盛行,它是靠什么来认路的?根据动物学家的深入研究,鸽子是利用嗅觉、地球磁场以及太阳来辨别方向的。鸽子的喙带有细小的磁铁粒子,它可以与地磁场产生感应,从而帮助它辨别方向。然后再配上它强壮的胸肌,以及高超的飞行技术,便成了“千里传音”的信使。古人在对信鸽挑选训练时,会利用鸽子的飞行特性,从近到远多次训练。所以,一只训练有素的信鸽,可以从几公里之外准确无误地飞回它的家。

当春天的阳光渐渐暖和,在公园的空地上,就能看到一群灰白的鸽子悠闲嬉戏,抖动着翩跹的翅膀。人们将粮食或撒在地上,或置于手中,等着鸽子来啄食。而这些鸽子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交流、互动,频频点头,“咕咕咕”地呼唤着,优雅地挪动着脚步。它们不怎么怕人,只是人们走近的时候,像是给人让路一样,“哄”的一声飞起,打一个旋,又“啊”的一声在远远的前方落下。

鸽子在阳光下翩然飞舞,时间仿佛停驻了一会儿。曾几何时,鸽子飞进一个懵懂孩童的眼睛,并成为蓝天白云和自由翱翔的吉祥物。虽然记忆那么遥远,可当鸽子飞临,那些关于它的记忆也由远至近,浮现于眼前。

20世纪80年代的兰州街巷,是那种朴素、极致的泥土加洋灰的拼接风格。从我居住的小院里出来,临街的对面就是一户张姓人家。那里有个张大哥,养了半房梁的鸽子,每每经过那里,总是被鸽子的叫声所吸引。要是遇得巧,更能看到张大哥在鸽尾装上青铜鸽哨,向半空一掷,鸽哨一腔噪音便升腾起来,穿越了半个兰州城的上空。

回想起这些,鸽子盘旋飞行的景象,就会显现于心头,久久不散。